

施蛰存全集

第一卷

施蛰存著

十年创作集

刘凌 刘效礼 编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

施蛰存全集 第一卷 施蛰存 著

十年创作集

刘凌 刘效礼 编

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年创作集/施蛰存著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
(施蛰存全集)

ISBN 978-7-5617-5765-9

I. 十… II. 施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53454 号

施蛰存全集 第一卷

十年创作集

著 者 施蛰存
编 者 刘 凌 刘效礼
项目编辑 方学毅
审读编辑 刘 凌
责任校对 华 风
装帧设计 黄惠敏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ecrup.taobao.com/>

印 刷 者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6 开
印 张 41
插 页 2
字 数 81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一次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5765-9/1·405
定 价 88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目 录

上元灯 / 扇◎3
上元灯◎9
周夫人◎14
旧梦◎19
桃园◎27
渔人何长庆◎32
栗·芋◎41
闵行秋日纪事◎46
诗人◎54
宏智法师的出家◎61

将军的头 / 鸠摩罗什◎67
将军的头◎83
石秀◎102
阿谿公主◎124

梅雨之夕

- 梅雨之夕◎145
在巴黎大戏院◎152
魔道◎159
李师师◎169
旅舍◎174
宵行◎179
薄暮的舞女◎184
夜叉◎191
四喜子的生意◎199
凶宅◎207

善女人行品

- 狮子座流星◎223
雾◎230
港内小景◎238
残秋的下弦月◎243
菀羹◎248
妻之生辰◎253
春阳◎256
蝴蝶夫人◎262
雄鸡◎269
阿秀◎276
特吕姑娘◎286
散步◎292



小珍集

- 名片◎303
牛奶◎310
汽车路◎317
失业◎325
鸥◎331
猎虎记◎335
塔的灵应◎343
嫡裔◎352
新生活◎361

集外

- (一) 花◎371
黄心大师◎374
幻月◎386
娟子◎400
花梦◎414
追◎426
新教育◎442
圣诞艳遇◎447
祖坟◎450
徽章◎458
一个学生的死◎467

集外

(二)

江干集◎475

题《江干集》即似青萍 / 姚鹓雏◎475

题《江皋集》即似青萍仁兄 / 君定◎475

台城路·题《江干集》 / 王蕴章◎475

卷首语◎476

冷淡的心◎477

洋油◎480

上海来的客人◎483

船厂主◎486

进城◎489

父与母◎492

礼拜堂内◎495

手套◎498

姐弟◎502

梵村歌侣◎505

火钟的安放◎509

乡人◎512

两日之出家◎517

十三页半◎521

两孩◎525

路役◎529

雪橇御人谈◎533

贫富与智愚◎538

守节者◎542

渡船◎545

欢乐之夜◎549

屠税局长◎552

猫头鹰◎555

孤独者◎558

创作徐墨◎560

廉价的面包◎562

恢复名誉之梦◎564

老画师◎568

寂寞的街◎571

伯叔之间◎574

卖艺者◎577

彩胜纪◎580

弃家记◎583

牧歌◎587

妮侬◎595

凤阳女◎600

在酒店里◎613

二俑◎6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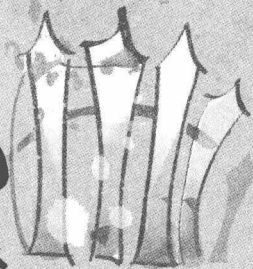
附录

- 《上元灯》初版自序◎621
《上元灯》改编再版自序◎622
《将军的头》自序◎623
《梅雨之夕》后记◎624
《善女人行品》序◎
《小珍集》编后记◎
关于《黄心大师》◎626
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◎629
《施蛰存文集》序言◎634
《十年创作集》引言◎636

读《江干集》之后/金君钰◎639
廿世纪的代言人：庆贺施蛰存先生百岁寿辰/
[美]李欧梵◎641

编后记◎643

上元灯



扇

天气热起来，男的女的手里，出门时都摇着扇子了。将穿旧了的一件夹衫换去之后，我也想起：这时令是可以带扇子出门了。记得去年曾用过的那柄有朋友叶君写着秦少游《望海潮》词的福州漆骨折扇还并不破旧，中秋以后，将它随便放进了那只堆存旧扇秃笔的橱抽屉里，不知如今还可以用用否。现在是百物昂贵的时候，一副起码的粗粗地制成的扇骨，配上一页白扇面，也得要半块钱呢。如果去年的旧物，还拿得出去用用的话，何必再去买新的呢？

开了那只久闭了的橱抽屉，把尘封了的什物翻检了半晌，一个小纸包里的是记不起哪个年代收下来的凤仙花籽，一个纸匣里的是用旧了的笔尖，还有一枚人家写给父亲的旧信封里却藏着许多大清邮票，此外还有几副残破的扇骨，一个陈曼生的细砚，倒是精致的文房具。再底下，唉，这个东西还在吗？一时间真不禁有些悠远的惆怅。

那是安眠在抽屉底上的，棉纸封袋里的一柄茜色轻纱的团扇。

现在，都会里的女士是随处都有电扇的凉风可以吹拂她们的玉体，而白昼没有电气的内地城市里的女士是流行着鹅毛扇子了。团扇，当然是过了时，市面上早已没有这一注货色了，年轻的后生，恐怕只好在旧时代的画本中去端详一个美人的挥着团扇的姿态了。

我之看见了旧藏的团扇而惆怅，倒并不是因为它的过时，一种扇子的过时，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之所以觉得惆怅，只是为了这一柄团扇与我有些瓜葛。

那还是住在苏州的少年时候的事哩。

父亲因为要到师范学堂做事而全家迁苏的那一年，我才只九岁。到苏州之后的第一个月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整天地藏躲在醋库巷里的租住屋里，不敢出外，因为我不会说苏州话，人家说话，我也不懂得。

但有一天是非出去不可了，而且是出去和许多的说苏州话的小朋友接触，那是父亲送我进附属小学继续读书的第一天。先一夜，父亲说：“阿宁，明天又要读书去了。”

我说：“哪里去读书？”

父亲说：“附属小学。就在师范学堂对面，放了夜学你还好来看我呢。我已经去和学校里的先生说好了，仍旧是三年级……”他又回过头去对母亲说：“将来阿宁可以住到我学堂里去，省得每天来来去去地走。”

母亲笑笑，没有加以可否。我心里也木然，因为住在家里和母亲一处和住在学堂里和父亲一处，在我是都愿意的。

语言的难题又来到我心里，我痴想着：一群男女小同学在种着花的学校园里环绕着我，笑着我的家乡话。

过了一会，母亲笑着说：“阿宁，为什么发呆，为了明朝要进学堂去，所以不高兴么？”

我一声也不响，呆想着。年老的唐妈在旁边，又唱起她惯用的嘲笑我的歌词：“赖学精，称称三百斤。”

我被激怒着说：“谁想赖学呀，为的是怕说起话来给人家笑呀！况且，况且我一个人也不认识，走进陌生的学堂里去，叫我怎么好呢？”

父亲就说：“有什么好笑，就是人家笑，也随他们好了，过了三个月你一定也会得说苏州话。如果说没有人认得，那么明朝可以和对面金家的惜官、珍官同去。明朝早上我带你去认识认识，搭个小朋友，以后也好一同作伴儿早出晚归，便当些。”

这样，于是在进学堂的那天早晨，我认识了生平第一个女朋友：金树珍。惜官的名字是树玉，是她的小两岁的弟弟。

在能说苏州话之前，很奇怪地，对着她，我居然很不羞赧地说着家乡的土话，而且说得很多，很琐屑。我告诉她城隍山的风景怎样好，西湖怎样好——其实那个时候的西湖，还是很荒寒的，而我也只跟了父亲，从清波门出去约略地玩了一玩而已。我在家乡的小学堂里读的是哪几本书，父亲有怎样几本好看的带图画的书，她不能全懂地听着我的奇怪的乡音，不时地微笑着。但我并不觉得如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的时候所想象着那样的脸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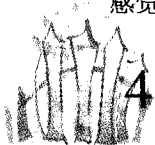
到我能够自由地说苏州话，我和她，当然还和她的弟弟，已经因为同级同学和邻居这两重关系而成为很亲密的朋友了。我之所以后来不愿意住到父亲学堂里去，如今回想起来，也就是为了这个原故。但那时却并没意识到这种心绪，只说是为了要陪伴母亲。

一年一年地，无知的童年如燕羽似的掠过了。我在学堂里，除了他们姐弟之外，不曾有过第三个朋友。每天，除了睡到我的小床上去的夜间和吃饭的时间之外，不曾有过和他们俩分离的时候。转眼到了第五年了。我们是在高等第四级。

如果这一年不遗留这一柄团扇给我，现在我还能够想念起她吗？我的回忆还能不能捉到一个起因而蔓延开去吗？

那时候的学制，两级的小学堂是男女兼收的，但中学堂却男女分校了。高等第四级是两级小学的最末一年，我因此常觉得心里不宁静，为的是暑假毕业后，如果我依照着父亲的主意，升学进草桥中学或师范学堂，而她依照着她的父亲的主意，辍学家居，便失去了许多亲近的机会。那一种心绪，虽然还不曾懂得就是现在所谓恋爱的苦闷，但却时常感觉到有一个空虚的生涯将要来了似的烦乱。

于是，显著的病象是春季小考失败了。



我素来是个好胜的人,但那时候并不觉得是羞耻。我甚至还希望她和我一样的对于功课怠惰下去,如果大家都留级一年,也是愿意的。呀,那时候的心情,便是留级到三年,四年,五年,只要她也继续地和我同学下去,也都是高兴的。一年一度地读着同样的书本,只要有她在课室里,也就好似诵读着新的书了。

但是,她说留级是可羞的事,如果我真的连毕业考试也失败了,在她毕业之后,她将不再和我继续做朋友,也不许我到她家里去,就是托名去看她的弟弟,她也是要叫阿翠赶我出大门的,因为她看轻不用功的人。

于是大考的日期在揭示牌上公布出来。我是被逼得每天晚上要在灯下整理功课了。但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,在几个清朗的晚间,她和她的弟弟常在晚饭之后差了他们的阿翠过来,叫我带了书本去和他们一同温习,而我便一定会由唐妈管领着在月光下穿过清静的街,走进她家的广漆墙门去。

一夜,月亮光光的,好像是五月望日的前后,天气是如现在一样的沉闷。因为距离大考只有三四夜了,攒集着童稚的头在灯光下温习那最觉得艰难的理科学,不知不觉地夜已很深了。

收拾了书本,将要喊在厢房里和她家的女仆们说闲话的唐妈的时候,一点亮绿的萤火悠然地从窗外的帘隙间穿过,在空中摇荡了一会,便又悠然地浮上了屋檐。

她叫喊着“扑呀,扑呀”的时候,流萤早已曳着微光从墙东隐逝了去。

“今夜月亮很好呀,园里一定有许多萤火虫,何不去看看呢?”树玉叫了起来。

月下的园景,忽然浮上我脑子里来了。我冥想这个时候,墙外她家的小花园里一定有很好的风景。茅亭里的花磁凳上坐坐,乱噪着青蛙的浅池边去站一会儿,还哪里会想起回家去睡觉呢?那时候,我知道的,从她凝神着的眼光里,看出了她心中也在浮动着月下的园景,她一定是在想去采撷些夜来香,橙子花,或石榴花;想到假山石旁边去看月华和浮云,想去听青草丛里的蛙跳进池水里去的声音和蟋蟀的声音,想看从茅亭的顶上飞出来的蝙蝠,或是那些像水上的柳叶似的飘浮着的萤火。

“去呀,你不要回去了,叫唐妈回去罢,你住在我们家里去玩花园,夜里和弟弟睡……”她伸起手来,不完全地说,眉宇间满含着欢喜和高昂的兴致。说完了,又飞步抢到房间里去告诉她的母亲。

结果是由她们把唐妈打发回家,我就不由分说地被留住了。

三个人由阿翠陪伴着,开了八角门,走进了花园。夜色果然是清丽万分,到如今回想起来,也仿佛如在目前似的。但那时对于这种园景,倒并不会特别的爱好和留恋,因为并不曾想到此后是永不会有有机缘再在这个园里作惬心的夜游。

那时所留恋和爱好的仍是她,我故意走在她身边,或前一步,或依近着她并肩而走。青春的爱欲在我心中萌动着,但并不曾自觉。树玉胆子较小,不敢前行,只跟着在我们后面,阿翠虽然年纪比我们大几岁,但也还是有着童稚的心,她一路撷着花草,若即若离地同行。三条纤细的人影在草路上的花叶影间伸过去,在茅亭里逗留一会,在池塘边也静立一会,看看水中的月影,都觉得并无什么话可以说。蛙从草丛中惊窜到水里去,蝙蝠乱

飞，榆树上的巢中的乌鸦也在对着明月哑哑地啼起来，垂柳被月光筛着，如同织成了的魔网，萤火出没在草堆里。风景如此，我悄悄地凝看着她，黑的发光的眸子，小小的薄嘴唇，脸，耳，纤削的肩头，都如有魅力似的深印在我心上了。

“扇子有吗？拿来扑萤火虫呀。”树玉在一个小花架边喊起来，原来那里正有三四点萤火在流动。这时候，我才看见树珍手里还带着一柄团扇。

直到后来能读唐诗的时候，才知道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这一番情景，是早有古代诗人低徊咏叹过一番了。

萤是终于没有扑到，但人却全疲乏了。参差地绕行着蜿蜒的小径，虽然不说明，但各人都想着回进去了。缓步之间，絮絮地又说了许多的话，我很记得，从品评同学的学问说到考试，又支衍开去说到先生的公正和偏私，随后又归结到我们自己。

“书都还没有温习好呢，不知能够考得出来吗？”树玉第一个烦恼着。

“还有三天好温习呢，怕什么呀？”我说。

她微笑着，在月光中我看得见，很清楚，是可爱的微笑。但我又知道，她的意见是颇有些讥讽的，她好像说：“怕又要像春季小考那样的落第了。”

我自己觉得脸上热起来，很有些害羞：“我是恐怕一定不会及格的。”

说着这样的话，虽则动机是想掩饰刚才的夸大的失言，但说出口了之后，好像感觉到自己是真的要被留级了似的，心中忐忑不宁起来了。自己私下考问着自己，算术能够及格吗？英文的生字都记熟了吗？历史和地理温习得怎样了？自己以为最不成问题的作文，会不会临时写不起来呀？要是不能毕业的话，唉！别的倒不成问题，只是此地可自己也没脸儿走进来了。

这样凝想着的时候，却不留意到她正在窥伺着我。她将柔细的肘子一触我的手臂：

“想什么呀？”她问。

“我怕真的要不能毕业呢！”我踌躇地说。

“毕业的人都有奖赏的，校长室里的桌子上排满了许多书，笔，画图颜色，还有许许多多东西，看见了没有呀？”树玉得意地说。

但我是愈烦闷了。此时想来，真不懂那时候何以真会得有这样幼稚的懊恼。但在那时候，这却真成为一桩重大的心事。

“我是一样也拿不到的，你们去多拿些罢。”我说着这样的俏皮话。同时心里也真感受到不会得到那许多奖品中的任何一种的烦闷。

她于是又用一瞥似怜悯又似怀疑的眼波斜睨着我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并行着。唉！树珍，我直到如今，成年以后，不曾再看见过一缕和你那时的相似的眼光，因为那是如何的天真啊！

我看她，在从簇叶丛中泄漏下来的月色中，憬然了好一会儿，她说：

“宁，你如果毕业了，我也奖一样东西给你好不好？”

我不很清楚她何以忽然有这样一种思想，她何以说要奖给我一样东西呢？在她这样纯粹的童稚的心里，难道是想对我有什么奖励吗？这到如今也还是一个神秘。



但那时候，她是说得很端庄似的。

“你说要奖给我什么东西呢？”我问。

“奖？奖一样好东西。”她笑着说，举起手里的那柄团扇来，“这个好不好？”

“这个吗？我没有用呀……”虽然这样地说，但心里是很想要这柄精致的绘着古装美人而又写着什么诗词的罗扇。

“让我看看吧。”我伸着手想去接了来。

“啊！不……”她退了一步。

我曾在那时候有些踉跄地觉得失望，而同时想获得的心却大大地激动起来，我发了小时候的老脾气，撅着嘴不发一声地走着，走着，就是这样地进了八角门。

在门边，她歉意地说：“生气了吗？宁，毕业了给你呀，不可以等一等吗？”

固然一则是为了等不及，但同时也为了怕真的要不能毕业。学堂里的奖品不能得到，在我是无关重要的，而这柄已允许了给我的她的团扇之终于不能获得，倒真是有些儿不惬心的。

月光穿过了方格子窗而照满了的小床上，树玉沉沉入睡了，而我，至今也当然不曾忘记！稚气的脑海中，整夜地浮荡着的是我的小情侣所曾应许给我的罗扇！

在朦胧中，我梦见月宫里飞下来的如蛺蝶似的的东西，是许多团扇，飘也飘的在我周遭飞舞着，但我虽然用了许多精力，伸着手向空中，却一柄也抓不到，我站立在礼堂外面的栏杆旁边，礼堂里排列了坐着的是同学和先生们，所有的先生都一齐坐着，穿着马褂，礼堂中间的桌子上，陈列着许多奖品。不知道什么人告诉我说：这是正在行毕业礼。懂得了这个之后，果然看见那个长胡须的校长正在把一样样可爱的东西分给同学们，缀不出字母的姜兆麟也有份儿，他们对着我笑，但我却没有。我气苦着，我流着被羞辱的眼泪，但并没有想走进去。而蛺蝶似的飞流着的扇子依然在四周旋绕……

直到我哭醒转来。

蛺蝶窗上还并不很亮，太阳似乎还没有出来呢，树玉还没有醒，我就起来了。我害羞不敢招呼她家的女佣打洗脸水，只是默默地又悄悄地蹑足走出房来，半晒着阳光的树枝上雀子噪着，玉簪花的白面上点着露水的泪，院子里是静悄悄的。

走进书房，心想把功课趁这清早的时间温习一些。但是首先看见的在书桌上的东西，不是书，不是文房具……是曾经想了一夜的团扇呀！

即使是刚在萌芽着的青春的爱欲也会将蒙昧的云翳遮住了人的理智，我便是为了这个原故，用天真的干净的手，为了她的关系，自主地从桌子上取了她的团扇。

托词说是要回到家里去用早膳，坚辞了阿翠的邀留，我把这柄蒙了恋爱之膏的罗扇夹在书包里匆匆地回到家里。心中只觉得快活。

虽则年轻，理智也毕竟渐渐地回转来了。当她和她的弟弟来邀我一同进学堂去的时候，我心里曾是很不宁静的。应该告诉她吗，我所曾做成了的罪恶？她好像还不曾知道

似的，她难道今天没有想起带扇子吗？……我心里踌躇着，自己也甚至不敢带了自己的折扇上学去，为的是怕她看见了之后想念起她自己的扇子来。

但是走在路上时，心里总烦乱着，自己想：“宁，你从来不偷窃人家的东西呀。”

于是，在没有走到学堂之前，我到底说了出来，装着苦闷的笑脸：“树珍，你的团扇呢？”

“唉呀，忘却了呢！”她想起来，但已经快到学堂了。

“回家去也是寻不到的，我——”

“怎么，你？——”

“在我家里了……”

“呀，你拿去了吗？快还我啊，我没有肯给你哪……你是不应该的。”

她凝视着我，用了谴责的眼光。

我守着沉默，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，她是这样地词严理正！

她，也好像抑郁得很，整天地寂静着，时常用那责备的眼波看着我，没有和我谈话，也绝没有和我笑过一笑。树玉也甚至学着她姐姐的样。于是我被轻视了一日，从没有那天似的难过啊！

散学回家，我决定取出这柄为赃物的扇子来还给她。我拿了这柄团扇，心里不免有些不舍似的，一步一捱地到她家里。

她用怀疑和惊异的眼光看着我，我赧赧地在她面前。

“还你。”

她似乎笑了，又似乎眼睛里含着些泪。我不解，即使到了如今，如她那时这样的童年，何以居然能够眼眶里有着这种感动情绪的泪呢？

她伸出小小的白手来收了那精雅的她的扇子，但我却眼泪流出眶外了。

静默了一会，她老是看着我。

使我出乎意外的是她再将这柄扇子递向着我，破了愁颜，辄然一笑，说：

“你喜欢它吗？送给了你罢。”

我确曾痴呆地不知所措了一会儿，在我单纯的心里，确曾有一时猜不到她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，但结末是感谢地收下了这个纪念物。

我并且还大大地感动着。

我所惊奇的是何以她竟有这样的理解：她不愿意我负了窃盗的罪名，而终于使我获得了爱物。这样的处理，是我至今还佩服着，感激着的。她不是一个能干的女子吗？是的，谁敢说不是呢？

毕业之后的辛亥革命使我随着父亲离开了苏州，睽违了她，到如今是这样的年久了。只在间接的消息中，每年两三次地得知了她的生活。她嫁人了，而且有了孩子，在她的认识的人的口碑中，她依然是一个能干的，善良的，美丽的女子。

而我，性格仍是小时候那样，过尽了青春，到了如现在这样的可烦恼的中年，只在对着这小时候的友情的纪念物而抽理出感伤的回忆。天啊！能够再让我重演青春的浪漫

故事吗？

上元灯

十三日

孩子们都在忙忙碌碌地把他们在闹市里买来的各式花灯点上。天色已傍晚了。一阵一阵的冥鸦在天井上飞过，看见这些红红绿绿的兔子灯，马头灯，被这般高兴的孩子们牵着耍，也会满心欢喜地归到它们的平铺着天鹅绒的巢中消度这个灯节。

忽然，我想起前几天正听说她在忙着扎花灯，此时想必早已完工，满挂在她书室中了。自从初四那一天我曾到她家去拜年以后，就没有看见过她。我想借着看灯的原由去看她一遭也好。

打定主意之后，不由得俯下头来向自己身上一瞧。唉！

我走入内室，妈正坐着喝茶，我说：“妈，我要换一件袍子穿。”

“我原叫你穿那件新袍子，谁叫你不愿意了！”妈说。

“那件新袍子颜色浅得奇难看，谁肯穿着出去吃人家讪笑！”

“谁会讪笑你？还不是崭新的杭绸皮袍，比你身上这件脱了线脚的旧袍子好看得多，我看你还是穿了出去罢，你又没有第三件皮袍子。”

妈这样诚恳地说。

勉强披上了新袍子，赅赅赳赳的穿过了几条小巷——只因为我不敢走大街，来到了她家。照例招呼了她的母亲和她家诸人，便走入了她的书房。她正在挂她自制的花灯，纸的，纱的，绸的，倒也不下十多个，也有六角形的，也有方的，也有鲸鱼式的，果然夺目得很。她这时高高地站在一只方凳上，手中提了一只彩灯，扎成一座高楼的形式，正将它挂在中间。她看见我便从凳上跳了下来。她原是从来就那样的可爱。她笑盈盈地说：“你来看灯吗？你看我这许多灯哪一架最好？”

我约略将这许多灯都看了一遍，实在我以为都是扎得非常精巧，没办法，指定了她手中的那一座楼式纱灯。

